



白蓮泝文選之七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戶部郎門人方應明選

子程式厚校

書牘

寄鄒念劬給諫

落拓歸來三春秋矣杜門理參朮外世事
都絕若深山中入而蒲圻君寄聲始知亦



有見放今之遭逢異矣片言忤時宰則放
隻詞觸貂鐙則放甚至目其人正直端方
不為詭隨未及發語而亦且以波及放三
五春秋不下千餘人安足介意然品在清
議名在石室士君子出處之際明矣况良
璧有虹明珠有媚自非池中久物昨睹于
如天之網亦既已徹之九閭前固當令舍
人子趣駕耳不穀動多尤悔命如紙薄往

者國罰不足益之以疾忽復數年前恙差
瘳而每讀郵書則日本之戈矛漸逞蚕食
如綫之君臣計為狼奔兵食左支右吾廟
謨倏進倏退然且忠言逆耳用人刻印而
採礦採木採金織造燒造開店籍沒之類
紛紛如沸不穀謬謂此際者豪傑之士度
其醞果能定難解紛則宜挺身以任不則
吞吐烟霞長往藪澤亦可以出世而待天

下之清。又不則著述萬言。藏諸名山。大川固亦不與草木同朽。而區區斗粟折腰。混于櫪下。骯髒窮骨。竟只汎汎飄蓬乎。已矣。此不穀所為躊躇在懷。次且不前者。知已若明公。可為我策之乎。久疎聞問。多懷如渴。因戚氏之便。直披腹心。幸毋謂狂生故吾。而彼哉草莽臣。乃為肉食之謀。別有啓事。幸百爾留意。

趙太石

撫州之後。旦莫飲水。唯恐教雅是辱。且竊計解事後。度興國而東。則故人之居在焉。抵掌論心。十日飲可待。乃二月雪中聞報。愁病大作。不得已。浮舟而歸矣。初弟之後于撫也。父老子弟稍稍不相棄置。意謂藉此少逭臯戾。而當事者乃舍撫州而言西蜀。于時太守廷爭。謂西蜀事業已被譴。奈

當事者從旁執之甚力。竟不免則命也。夫弟日來竊自詭云。天之于弟。可謂三盡。大都數入京華。車馬勞勞。可謂盡人之力。長途酬對。百費支吾。可謂盡人之財。坎之壙之既困于蒺藜。又從而葛藟之。可謂盡人之情。年丈念此。得毋為弟酸鼻乎。弟居常亦妄自卻掃。闖入空門。此等境界。畢竟牢落難空。蓋至于今。而猶奄奄病也。秋風在望。弟將訪衡廬。問白下。以成逍遙游。而年丈里門德星。攸聚。弟必留一游。以話鬱悰。寄去不腆。聊以見意。匪云報也。臨楮。唯有依切。

倪禹同時令蒲圻

遑年于後西江。寔抱无妄之疾。此身柴立者六閱月。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業有挂冠長往之想。而于時。集河南西江俸得。

一考則又謂少緩須臾可幸國恩榮于逝者不謂十二月疾甫痊而更二月則見左于司計者寘西江之行于不問而撫巴令偽投江中事謂當再坐此不穀再黜之繇也大計禁嚴例不敢出一辯舌悠悠蒼天拊心去國每自省必其獨知隱微得臯天地乃至此極已不敢鳴諸當宁或可鳴諸二三知己前顧深山中人走使阻絕欲得

武昌雙魚殆若九閻然且幾兩春秋矣緬惟初試為理尤悔日積幸得從校士之後闕神駿于髫年中又愧力不從心不能手拔泰彙而壬辰兩得雋又相望棠陰在只尺間則時與弱息譚之固不色喜甲午讀取書為江君喜者不寐今春初讀郵書又為鄒君駭者亦不寐讀復命疏乃知足下褒冠楚令政績有成是大易之碩果而三

自道州如選
書牘七
五
杰之元臣也。旦莫翹首。

聖明簡召，寧獨耳目天朝，為故人私，蓋謂
述所真見，甄別人倫，或不致外吏含東海
之冤耳。不穀落拓，年來始知有命計，唯返
其初服，藉著述以自見。曾寓書漢上諸君
子，欲策杖一游，便問奇字，而歸臥里門，舊
疾間發，侵尋迄今。時局愈異，愈令人堅雲
山烟澤之思，奈何。犬馬齒不甚長，而司計
者，又留此不絕之綫，則遭迴往復，羝羊觸
藩，景象若此。知己者，何以策之。足下材情
軼塵，語語兩漢，寄來佳刻，爛然作者之林。
不穀不文，何能為役，而通家厚誼，又何敢
以不文辭。少需初秋，當走入奉報。茲足足
銘佩高情，且具述間闊之衷，不自覺其參
言也。悵矣江山對楮，如見犬子某，侄某某，
俱辱垂念，統附謝。

舒懷齋吏科

不奉台光者十四春秋矣。歲月如流，只只尺迢迢，可勝寤嘆。唯是二三世兄為

宗社建無疆之計，升沉踪跡，寘之度外。不幸見逐，忠竅自昭。丈夫所為，致主者亦已諒諸天下萬世。而或暫從泉石，寄致烟霞。何傷于所學，第不穀如弟，皆窳成性，動而見尤。蚤之游西蜀也，遭有採木之後，御史

一疏七人，皆自編氓所訟，而勘官元為二司。今亦歸臯于李官，弟竟坐此。兩挂吏議，不絕之綫，有如雞肋於乎命也。蓋至此哉。年丈得毋為弟酸鼻也。弟自蜀還，則落拓在籍。已遷河南，則衰經在籍。已補官撫州。甫二載，亦復落拓在籍。十四年飄泊風塵，大都愁苦緣是。望年丈道廬不數百里，而近隻字雙魚，竟闕致之。弟之疏節，捉筆汗

淫淫下矣。寔賓司諭。走入門下。而弟始得
托尺素。祇候萬祐。顧里居閭寥。毋足將念。
是唯年丈。炤心神于溪毛之外。頃來東倭
野心。議論蠢起。多方駕馭。殊尠要領。而拂
上意者。且空職方儀制。兩司而逐。此等景
象。真是如天之濤。弟業已拚漁樵。終其身
矣。秋風漸高。策杖而游武昌。或者對譚有
辰乎。臨楮戀戀。

吳臨川

夏六月。曾緘書記室。間候萬祐。而書役者
往而復來。惑于流言。竟末之達。今其書俱
在也。唯是明公真修篤詣。迥然殊調。兩載
以來。開誠共事。即如蘭斷金之誼。莫加焉。
而且不穀椎魯。率意臨事。知我罪我。計必
強半。使來得讀瓊翰。匪唯不之罪。且竊附
于知己之林矣。感為如何。頃來長臥小齋。

得讀小說其一云客有夜行而聞憂龍之
聲者問之則對以數月來查其鱗甲未修
恐懼帝譴其旁小蛙聞而亦有憂色問之
則曰恐搜索蝌蚪以前事也不穀之遇何
以異此顧功名陽九未有已甚若不穀此
日者而蛙腹徒膨無補性命則亦未有若
不穀此日者辱來教業已希蹤華山丈人
高臥白雲矣繼此又何以教之不腆之忱
不足言報積有輜私以竢它日茲臨楮唯
切依戀

覆張開府

今日月貫虹饑草滿目自滇南交廣發大
難之端而女直五路蓄不逞之志海內之
傾耳側目者不可謂無其人矣所賴半臂
撐天預綢桑牖者是唯名世台府夫兵卒
孰不單弱而戰將材官是不可預儲乎人

士如伏龍雛鳳得毋預識乎。即吾楚如湖
外一帶苗獍尚可無慮。向所慮悍宗難保
其盡為帖伏。然邇見台臺駕馭百凡中節
而衆口誦服。並無叱咤涕洟之習。漢廷有
臣淮南寢謀語非虛也。第時放祿糧設立
宗正二事。向有成議。恐亦難緩。何者有所
賴則恒心自生。且德澤法度兩者並舉。固
治世之永圖也。更有興國戈陳本為偽漢

之裔。而年來生聚寔繁。有徒本地官司難
于隱匿。今之出沒漢濱。結合羣盜者。皆若
儻渠魁。昨聞劫掠應城。當獲數人。自誦其
句云。龍牙虎爪安排定。直待雲開傑出頭。
云云。此其志不小。往史公祖條陳楚事亦
首以此為言。今固不可先時以滋多事之
擾。亦不可無事忘不必然之慮。是在水陸
關隘預計有人。而本地官司嚴飭保伍更

令該府該道默默隄防雖未能盡束以法亦宜俾若知有豪杰當事銷其雄心江漢湖湘所為隱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牛馬下吏烟澤成瘴感念厚誼愛莫助之因不覺緩頰若此唯是炤原勿督謬戾

寄美命侍郎

去秋先子之役扁舟而南曾于官舫_旁遙望顏色于時使者行亟而此役成虛未免

反復懊悔又且風濤乍作赤日相蒸甫脫冠即返棹歸矣日望署印君庶幾收遂事之績即當再入江漢而署君且置此舉度外日復一日忽驚三秋遇也夫時事天啓虞廷遂集五臣此自

聖明獨斷與像肖而登良弼不殊我年台龍望舊學非語已釋當趣舍人子治裝弟切心喜如弟者散材不適于用又非長袖

一束世網竟同炒木腐朽間以不志心神
役為篇什而道遠壘空毋足比類頃亦二
三子弟不庇醜陋而災木祇將自益其醜
因意世誼中慆附青雲唯弟得當石契之
末儻不斬名言為冠篇端牛馬走藉重非
尠且夫無益滄婦世所共媿而陽城下蔡
偶弁以高髻雲鬟亦且更掩鼻為擲采比
隆西子弟自哂既無皇甫湜一字一帛又
僅僅持淳于片籥祈甌婁滿車亦大媿
然此可以例常情或非三十年大雅知交
者例也年台得無意乎梓工不半月即當
畢事萬萬撥冗速發弟不敷延頸望之茲
且未盡謝舌也

寄吳茲勉司理

往年瞋目得識駿材于風塵中及讀庚戌
雋書真切喜而不寐不獨提携如意舞也

乃再讀除目亦以司李初試此官府勞怨而多疑忌即稱外吏清要却為艱司知其艱當必圖其易矣和光同塵溫而有理歲月如流轉盼考成自當徵召螭頭陳見得失不則亦品藻人物水鏡同堂皆朝家之舊軌也語云善藏其用其在李官尤為喫緊不穀愛莫助之欲持此以効野人芹曝久矣而無其便會卑郡易君至自長安再為白門之游此君能書能畫能為五七言律而謹飭不類江左諸家不穀因藉以問問焉李官顧盼便自春暘得毋少屋烏之愛乎寅君心且不穀曾有觚翰之知今其服在郡相聲氣相依寔賴嘿嘿佐之剖破藩籬無人我相重為結綬以膺天寵毋論同寅之誼子孫世講即不穀托一日之知榮兩取之遇異時紀載昭示盛美緩頰有

此得毋鼻我媿穢乎詩稱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台丈念之

鄧玉洲中丞

向讀鼎音慙慙慙慙慙慙披示千萬恨不一縮
地叩首堦下盡話素衷非我門墻肉月骨其
有此對症之劑哉維州之議大將之任曾
為軍門直述師台抱遠猷而紓長策亦及
于此時軍門歆服久之第大將軍偶因應

酬遂拂諸長者意軍門之見非不俯采忠
言其如衆咻何其以正月之中深入疊溪
去求鎮只三十里耳彼中夷情殊與傳聞
不同大都此夷乃居食之夷而非飄忽如
風雨之夷也其齊力强悍自開國以來未
有對陣能角雌雄者特以計勝顧我戍卒
襍處啓隙皆主戍為之即丁大夫何太保
俱是恩威兩宣乃有數十年之安不然則

棟兵數千，有坐因先零耳。此夷固先零一
種也。不佞書生，藉此寒塞，素飧數月。是歲
十月，倖竊考滿，念高堂三載之別，必留北
上，以修展寧。不諳能懈此衷否也。只尺仙
旌，末由伏別。两天修阻，明月常懸。某臨楮
不勝瞻望，依悵之至。

張岨崧兵部

往在郡，辱瓊瑤自天際墮，仰見有容之度。
垂念梓里，後學誼甚隆洽，真有鏤骨銘心。
媿無能報德耳。是月之望，上大夫不以某
為不肖，謬驅而為松州視師之役。遂以春
初去來營壘間，某誠書生，然繇所睹聞，計
之是羗，乃居食之夷，而非北虜風雨飄忽
之夷也。初以守堡官卒首禍，因而積驕，以
有今日。乃我兵彼已，未諳勇怯，相懸衆寡。
不敵，遂浸至猖獗。然松夷少熾，則維州一

路幾三百里。觀望反側者。不知凡幾。此最可慮也。幸而春風解凍。耕種將興。兼以我師小捷者二。彼醜雖有陸梁之心。而士氣稍振。大兵將集。意亦投戈有期矣。聞彼中諺云。朝廷有千軍萬馬。阿亦有千山萬山。羗夷之計。大都欲兵至則避。兵退復出。以故不佞不憂羗之不靖。于目前而憂羗之難靖。于善後也。恐台聰所欲聞。因不揣芻蕘獻焉。封去羲畫一墨卷一用為長卷。次公讌閒之助。安得不吝玉音。俾僕効石攻之乎。若乃溪澗之毛不足成享。幸垂鑒物外。某臨楮無任瞻馳。

覆乾肖

老景是處催人。不獨白髮三千丈。若弟者。即不能空證如來。亦時作如是觀。恒言四十後。道明德立。覩破乾坤。揔歸太虛。即不

空亦不可得也。丈日趣上乘，自眎筆研如
蟻夢蜂屯，不屑真境苦惱。乃弟雖欲不自
役，而時復不能不役于人。况夙疾為祟，殆
葛藟然，無消磨時，則唯有奉來札，嗟暮雲
已耳。海內災異，什伯京樓黃岡，狂飈紫微
烈燄，楚之異何當可散。眉頭向聞譚異家
謂歲在甲寅為直年，繇今俛指，恐嘉靖之
庚戌且旦莫遇之矣。最可慨者，遼海飭兵
之官，托疾不往，而二三是是非非，長日攻
擊。古詩所云，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固
枕泉漱石間，一逍遙游也。女子望舅姑堂
不遠，反辱貶貶，取統此道謝不一。

寄謝靳習魯叅知

文學逞而雙魚始得致也。時尚以夙知振
鐸內戚，典倉策杖而登岱宗之巔，觀滄海
之市，又藉以瞻望台光，長話間濶。此衷且

殷殷焉無何痔瘻作崇徽纏三春秋今左
股尚潰爛不少休舉步幾成孑孑之狀蓋
天固恠雲林之勝而俾陳人不得以日間
看世濤也天聽雖高亦間從銓曹補牘流
轉監司湖湘雖藍縷下國乎然望兩河不
千里而近當世端人政伏黃鵠即豪杰之
士亦稍不為鄙薄今叅知歷俸年餘矣督
冊事竣序晉南天少更日月而開府郢都

士民固為引領况不穀微不至之誼附青
雲之末者其顛天手額當如何其即繇此
鼎鉉社稷膏沐人寰亦青霄一捷塗也不
穀冉冉乎蒼顏矣說力薄而舞袖短無從
飛渡天漢而犬子多病犬孫糝學雖有穉
兒尚覓梨栗犬羊之鞮何時可伴玉筍對
夙知乃一哆譚之抑誼自不能已于緩頰
耳齊魯文學蚤已推重海內而二三年來

自道洲... 選... 卷...
疊見奇犖不羣之士。蓋讀安雅堂刻而論
鐸聲之振遠也。且分伯夷之粟。諄諄念舊
君子過于厚。誠然哉。毋論蚤然之喜榮逾
百朋。以矚子姓。且願世世毋相忘矣。倉後
還。率爾附謝。羅雀之門。未能報瓊。臨楮。唯
有感佩懷念。

覆龍清江

夙聞大雅。且附梓區。得于舟次。晤譚媮媮。

可知也。為人一譚。具見鄉丈元本。會以應
對奪去。未竟其拍。大都吾儒所待之人。便
與中行中也者。高明廣大而未始不精微。
中庸溫厚而未嘗不博洽。不履繩墨也。試
觀究竟。則為上為下。可治可亂。其身有若
碣石。然卓起中流。狂瀾安所隨。且激耶。近
來一種風習。舍此另求。必指摘一時事。草
一封章。譚一官府。而后印印然。岍憤自命。

以為立人之道在是不穀誠或謏殆不謠
斯人也嶮耶譎耶浮慕遺直而捷徑終南
者取其視吾儒德性問學作人處果有合
乎否耶鄉丈識趣卓犖材品不羣其于立
人之道自有實際不穀乃直據東修獨志
躬行不逮之語求為印可嗣有便風毋靳
剖示是固子華子傾蓋誼也授粲之雅不
鳴謝而鳴以此知我鄉丈游于方以外者

臨楮神往

湯若士

長公持書來知年丈稱引過厚蓋欲責弟
以勉竭駑駘毋逐夷埒也顧弟何能當語
云士詘于不知已伸于知已藉令今之世
皆若年丈弟即不能當敢不効北山愚公
畚附知已之望哉而奈之何世運日趨人
心日嶮時事日與泰徵殊途勞勞簿書悠

悠車馬竟恐只為五斗米折腰耳長公奇
品光芒自是難過弟初意便可扶搖九萬
然且暫息計三年亦旦暮也年丈庭訓囑
其努力弟謏劣以三年淹宜也年丈重望
奈何亦復落拓嚮者鮑氏之役不能報命
則當揀有難處耳諸凡可惠教者風便幸
一一教之茲力疾不盡所契濶之譚也

羅桂宇

長安晤語知我年台之決計為六月息也
乃不穀弟多病侵尋竟以冬中之月始抵
地方粲粲冷暑澹焉如水且積牘累尺什
九行役坐是末繇端只尺之書聞候萬祐
則鄙悰闕然久之憶昔長安徽有天幸得
從筆研之役奉教左右而羈旅需次又居
之相近若此其甚也弟之自眎若巨若細
悉我年台囑千千萬豈其多尤多悔吠影

白蓮洲文選卷之七
吠聲而一行作吏飄泊于西南東北間且
十年餘乎矧貴省名邦唯撫為稱難治而
以不穀寂寞之身當之尤為難之難者我
年台靜聽枌榆其于父老子弟意所恬課
得之甚詳辱在大雅如不穀弟儻亦盡言
相正乎弟蓋日延頸望之時過南州亟欲
登龍願聞法語會酬上大夫不果率裁尺
一少申起居心緒匆匆未悉款縷臨楮唯
有瞻切

臨川吳本如

吳役還寓書記室于時傳諫官之召不與
姓字為明公扼腕久之今固一切幻泡影
矣不穀自往秋徂冬毋日不眴長安道而
足臙作困迄今尚未盡痊嘿觀天意似欲
以一擔書老此如綫而身既困于瘡痍神
力多勦即筆研塵封不譚是何年月唯有

西園竹林北。牕長枕。聽兒曹。唔呼之聲。消
此白日耳。漢代居官長子孫。乃有神爵五
鳳之吏。炳炳麟麟。著于今古。頃世多事。聖
明時。復與諸臣子。多違意。與其別受一官。
而毋所効。短長也。則寧取數年鑪冶之匹
夫匹婦。淪骨浹髓。猶可表著。願明公安之
矣。往年不穀辱諸父老。如李燧三儻。不鄙
遷官而為之祠。間已于稅司旁起工。可得
一竟其成否。夫闕見太空。則山河大地都
成烏有。而不穀以多罪行。猶有行後之念
之累。明公得毋盧胡。偶便附書。心溢詞表。
覆朱中書時左遷漢川丞

今有指之線而紅者。以為一脈之結。毋它
奇也。且適放舟。則震霆在旁。墨雲在仄。是
線破指而去。鱗甲森然。薄九霄而上之。乃
龍矣。夫世之遷客。造物牢籠甚者。池蟄又

卷之七

甚者泥蟠而異時手幹乾坤勛扶日月者
乃向之所為蟄而蟠者也易有云龍蛇之
蟄以存身也吾年丈今者之遇其猶龍乎
頃島夷作祟聖明軫慮而大開如天之網
以羅豪傑固知年丈非池中物且元代腥
溷舉世草昧吾衡湘間若陳若張若明偉
各殫精馳驟畫地而起嚮使不邁

高皇聖神則數子者亦自稱才而當事藉

庚

重年丈棟衡武闡得無以一晝夜之力闕

劍氣于豐城收楚材之末而効之朝家者

乎顧弟不穀窮骨相而益之多病自分落

拓毋補時用至讀温不增華寒不改葉之

論則孔語所謂歲寒而后知松栢之不彫

也敢不努力以副台教然只此可覘年丈

之品特萬于羣卉彼封侯者千萬世青史

能無軒輕之哉弟出月計足瘡可愈久拚

白蓮片文選

〇十四

閒步江漢譚心故知畢此一月而后為長
安之車第不謫是時年丈得勾晴川一晤
否遠使引誼最高弟何敢當吳臯先生弟
不習其昔年何以然天人圖考書則弟四
年前作之羊城為代豆者命侍兒治一冊
奉覽以見心神乎合有此舍侄偉起家村
落不解見大人先生辱年丈垂注謹以雅
意達之俾為世講毋相忘也叙心何辰握

楮盼切

寄何崑柱

追管羊城再奉警款金和玉節宛稱伯淳
蓋不待騰騫霄漢而知蛟龍之非池中物
也奈一官末路政處囂邦禮取之典毫不
匠意迄今思之猶汗漉漉下馬涼惠積譽
與日俱積比及三年遂為弋者所慕且國
罰不足益之以病落拓歸來忽已四春秋

白蓮洲文選

卷五

而長臥三竿呼童理刀匕者亦四春秋也
不穀謏劣何敢仰視古人而厚祿故人書
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則年來誠身親之
坐是鵬搏鴻問尺一未通豈其謬自疏
門墻而病固困之捉筆末舉抑知命薄如
紙者蓋至此極乎念唯却子素亦有材宋
之中葉起家詞林者肩踵相望迨後大明
當運而簫瑟無聞有志每為扼腕明公托
跡上游首開文運誠吾邳子一人消息盈
虛理之大凡繇此蜚聲鼎鉉助輔式微令
大宋心捐其業此中元化當自默相而父
老子弟誠願拭目以待者况不穀徼有夙
雅附于青雲其為雀躍能不什伯恒情哉
顧家食數年毋繇將念積有微忱願竢異
日伏冀台慈垂炤臨楮可勝瞻望

趙太石

往炙雞絮酒之誼，毋能先時躬致。女心寔
夥，而番辱瓊幣報之，諗丈厚道，益愧弟之
涼。息矣嚮讀札子，超然所遭，不作皺眉陽
九。此吾門素位之傳，敦仁之祭，重以茂齡
玉醞，入海洵之異時，風雲輻輳，只尺九萬
即楚紀中江東諸名臣，其以奇遭而起者，
覆案可更僕數也。丈曷慮焉？獨不穀弟初
試為吏，罔諧世驅，而荏苒十六春秋，遂成
癡。夙來欲張楚者，又往往舌攻巨敵，攻
之不已。海內諸家，將并篳路藍縷之鄉，稍
有筆舌者，皆且灰目之矣。此心獨苦，執所
必至，丈靜觀中，抑念及此乎？弟仗庇以是
月之初，足瘍出一骨，而始痊。既痊矣，即長
臥無辭，顧遭迴風濤，次且不勇，欲問長安
道，而心固慵慵焉。丈則何以策之乎？周使
君弟尚闕報典，五岑丈聞為比廬，而譚心

切艷之頃採珠旨中。有大典將舉之諭。知鄂渚非久處矣。有間統為弟道。意倉劇覆。謝未能裁心。對楮唯有瞻望。

寄王監丞行甫

往年四月入浮光。即以山堂肆考使人于叔操所想。亦聞諸記室。嘉平月入南陽道。臺具述世丈齒存不穀。諗世丈有邀心愧。到涼意且疏節矣。年來海內焚擾如沸。而

天垂異象。即我宣宗祥異賦。亦有革命諸語。攷之殊可駭心。矧犯自尾度。厥應壺中。又何異也。生此際者。太阿在手。便當預任材。取籌度士馬。以為社稷勳之計。不則高臥北牕。吞吐煙月。以待天下之清。而奈何一官之賤。不啻馬牛。進退維谷。番若藩。羝藉令太息如雷。何裨于理。知我世丈當世之傑也。乃緩頰有此寄去。輒情猶然書。

生故吾唯不鄙而存之耳譚可有改刻否
并近來論著乞一惠教

與陳九鼎

流連杯酒以消孤悶自遷客家法奈是日
有牽腸一二事不能盡空然主人情溢于
筆安能忘之歸讀佳卷機鋒藻澤只尺九
萬豈池中物然諸題境界譬之吾羣是悲
訝感慨彈劍擊筑時此俠客者流若乃容

與旃厦之清束以冠冕之度俯仰周折都
雅自見則又別是一般境界制舉義于今
亦然近世學士未嘗苦材情不足而苦于
槩矧時合時離則以題之境殊也概而論
之博洽而從醞詣得者所云神來思來氣
來咳吐謔諛皆成文章若彼琢詞鍛句豪
宕而得者便自有員有滯辭不達意即達
意亦只香奩體耳此近世之大凡也足下

諸卷毋乃匠心詞藻遇可鼓氣者乃雄于
下筆邪恐于理路諸題未必其然夫醞籍
毋它只明理道諳世務是已造詣毋它只
謝外事養卓見是已足下蠖屈已久機神
一覺便證大道不穀真愛莫助之乃緩頰
有此願足下努力

覆馬梁園僉事

燕門伏別俛指十七春秋矣丁亥之後弟
以落拓北如而于時聚訟業識高駈不偶
于俗蓋心藏之而不可達亦不能達也無
何則乙未胥及于溺矣人生于世若木然
曲者不能使之直直亦不能揉之曲也年
臺視弟豈敢以直木自任而樗櫟栲栳不
作長堤絲絮亦或性固生之而奈何吠影
吠聲時揚時抑若玩弄于股掌之間如是
者有年敢向人前一抒吐乎頃如天之網

非不言擴而畢竟坎壈無天日期蓋弟有
恒言半生事業簡在帝心一代王臣出處
不偶則亦末如之何也矣浮弋此游意得
旦莫浪跡而當事者束于例不肯釋之東
還又復受人理事唯貴里為夥弟質溟滓
不習為吏年臺即避囂山中獨不見田夫
脣吻乎則奈何不以規而以賀高秋風急
情緒索然蓋弟擬于岐路方塵只尺之書
而使命且遠臨之既感且愧益自無章不
浹旬則有浮弋之還端固面祇候茲臨楮可
勝瞻遡

孫湘山

昔人謂齊年兄弟一根芨果也天趣匪殊
無何則有枝上焦者有溝中瘠者有碩者
亦有纍纍敗類者弟不佞于丙子品最下
其瘠于溝中宜矣我年台葆璠璣之器游

著作之林固當雄飛宇內為國是折衷不
則亦敷歷龍沙奏勛鐘鼎而僅僅以諫議
顯毋抑時之奇遭雖豪杰有不能自衡者
乎然而聲施海內知有孫諫議書諸史冊
知有明家孫諫議業足不朽况乎世局改
觀遺佚嚮用蚤莫天聽一回只尺霄漢易
稱碩果何幸年台見之又况乎長公繼起
究生平不盡之業洵可俛指以待則我年

台固未為不遇也不佞弟今且國罰不足
重之天罰疇瘼作祟幾成千丁之狀子既
多病孫亦猶然犬羊之轄則莫非命也夫
間以枕泉餘日効顰為詩竟亦下里敲音
毋當劔首一映我年台肯恡金篦不為弟
指南乎盖日引領埃馬濶別數十年矣蒼
黃寄聲髣髴如見無限懷思楮素莫達臨
臧唯有依結

王省吾時以南御史遷為鄖子理

今之留臺申重諫議者也奈何詘而為理
憶自世風一更入慕正直其操不律以議
當世冀有表著者殆不當肩摩踵接然而
按其指求所為切中機宜批鱗蹈尾則雖
上書盈赤亦未可二三見也不穀往理蜀
西地故僻不當車馬孔道間從郵傳得讀
禁私訐一疏竊嘆泰寧時深入媵理唯此

可稱良砥不自揣嚮往殷殷安得長房縮
地術一望見顏色已讀防危再疏則又忠
蓋論篤藹如丹宸箴規想當落筆時成敗
利鈍置諸度外而唯君德之成國計之裕
為是請劔直吐于時寰海內外莫不知有
留臺大節私心嚮往益倍殷殷而詎謂鄖
子三戶地得傾素蓋慰此瞻望也乎哉夫
士之在世其趙孟可予可奪者一時之浮

雲也。嵬然而存，浩然而立。其予不加榮奪，不為損者，萬世之公評也。與其舒卷一時，得市童憐，毋寧典刑萬世。為達者信乎？况夫聖明在宥，顯忠遂良，今昔之起摧折而柱礎明堂者，覆案可一一數也。然則今茲雀躍于軒輊乎？何有以將賀而鯁鯁道所積，悰若此，蓋慕之_素慤切，不計其語之唐突也。唯高明垂察。

謝景汝貞

昨先君卜吉，遂得夫子山陽為案，入懷為護，衛山七重，為水三重，界以清淮，鎮以捍門，而啓襄于衆石間，得土穴以藏，皆天倖之也。幾勞車騎，去住齒萃，旋崩中野，蔬麥糲不能成粲，而明公屹然以必得為不穀相，則是倖蓋明公成之，抑大勞矣。所為必勞明公者，亦自有說。憶昔公及不穀相度

培甫翁地忽從平地中鋤得一棺村丁誤
鋤棺首黑氣冲天可三丈高時方微雪其
氣黑歟與白霏判如此公與不穀所目睹
也里人鑿陂得一甕匣長僅五尺內藏有
枯骸骨亦長以五尺色黃如金開匣風拂
始改白色然則經稱葬乘生色返氣入骨
變成黃金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今以
時師魯昧之譚而遂不問山川佳麗曰豈

以親骸而圖子孫利是未嘗見生氣之真
切有此而異時水泉沙礫藪以白蟻得毋
詒百世之害乎雖然此道蓋三難焉茫茫
支壠眩目惑心則識真之難習俗相傳地
以人寶則成寶之難山川久遠未免審廢
則得穴之難吉地神之所司善人天之克
相卜學士賦皆譚諦語而今乃以倖得之
不穀之倖天也誠明公為功德者大也亟

欲扣閣九頓其首。會有覆掃之舉。且羈而先此銀鹿。具述梗概。以申謝舌。抑將令寒門子姓。知先世同心。作此偶中事。且以示吾鄉。與其廣招賓多文具。毋寧卜滕公佳城之鬱鬱也。

寄陳子準

子準足下。昔辛丑。畊雲去。浮雲未遠。尚有差役。去住附赫。跡于記室。今則枕泉漱石。

下捷羅雀之門。豈無遐心。而聞問索如自是。家食風景。勢也。兩讀賢書。兩不得足。下捷問。今貂裘敝矣。豈其陽九。困人一至此極乎。然繇不穀。靜觀丈夫際會。風雲龍虎。海內此誠足據。生平之猷。脫不然而劇礪心神。超軼埃壒。日臥三竿外。熟玉露數篇。浩歌竅語。寄丹赤無涯之趣。亦何不可見于世也者。豈必五鬼之絳綬。八關之焜耀。

詒譏千禩以成輸缺哉頃見月令廣義序
知為名穎胸中有此諸奇自宜不聽鹿鳴
即不聽鹿鳴抑何傷于日月願足下安之
矣足下安是亦不穀所自安也不穀生不
逢辰自棄盛世間以坎壈書空之餘放為
聲譎景龍天寶似不敢虛讓頃亦駸駸盈
帙矣安得足下尊酒細論之耶楊君托于
形家言而志亦趨詩情景固未逮其趣則
佳見楊君固即不穀向客浮光見諸君子
日也率爾附候且為勸駕郡公每晤言視
足下不薄何不命武而東作十日平原飲
乎

耿子健成都

使來跼讀鼎音縷縷干鬲鵠如盈篇知我
深愛我厚屈指同事地方者孰有我耿先
生哉僕之心行炤徹在巖電者久即兩地

所遭蹟似覺鐘湧其發大難之端則自有
在此中曲折唯有三尺神明昭昭鑒之耳
乃同儕不量而我忌且疑豈不和光終難
同塵竟無此等學術得解若心亦竟付之
無可奈何昨因一二感遇中夜檢點反覆
思之宜不至是遂竊嘆云半生心行簡在
帝心一代名臣出處不偶天不欲使斯人
有知乎吾安吾身吾不敢與草木朽天如
欲使斯人有知也任勞任怨從來丈夫事
又安得從木騮膠舟恣恣沁沁以苟焉不
義之富且貴哉此僕所為自盟也畢竟斟
量時宜調劑物情乃為修德凝道明哲保
身之常平生雖咎竅此念久不折獨耿先
生命我是誠夢覺關也用珮韋絃縷諸肺
腑某不佞寧貌言和豸君元無深入意顧
事情勘實則執法之司自當據實上聞其

白蓮洲文選
卷之八
處分重輕則有聖明獨鑒非臣下所敢必
亦不能必也前舉得台諭業已已矣僕六
之日自廣漢間抵省離緒千端統為面話
佳筵在把母乃過于厚乎權附使道謝

寄郭美命

文章有神交有道唐人多譚之矣追昔聯
袂燕門肺肝相眎世誼君子指叵數屈而
今別以再春秋矣遇固如此哉弟昔十月
入巴西荏苒月餘始抵渝州于時黃牛灘
峽之險駭目洞心將視此身若甯間人毋
復問故知事即一慈大人僊僊乎舉也哀
腸為切而訃音且未諗矣比甲申夏五月
握手新都丈乃知起居儼然在衰經中念
我心惻終夜成嘆已而聞就兩試兩魁著
作之林以楚人琴琴靡有子遺而我年丈
衰然冠諸家令海內韓人三舍以辟况當

由基十發十中之際，即吉後例得容與詞林矣。弟為年丈悲，又為年丈慶。我弟不佞，惟魯皆窳。我年丈知之，慄矣。入蜀不越月，遂旦夕受事于川。以西北間，今且計歲餘，勸可知也。理廳職守，最肩勞怨。而弟乃初試之，幾一省躬，纍纍多過，不啻丘陵。我年丈儻不忘夙雅，而導之迷塗乎。願聞法言，弟起家，畎幹僕夫，皆荷鋤子，不能專遣。欲修奠事，問萬祐久矣。奈何未便，且止。茲因少臯之後，取次輶轍，猶然故吾舉也。少臯才練而度和，弟得共事地方。西南得朋，良非虛語。附聞左右，亦丈所欲聞乎。楚天蜀水相見，何期言不盡衷。唯有馳念。

畚萬抑之暨三孝廉

昔人謂家居宜省事，謂鄉隣之鬪比于狂風吹破笠，然一切洗巢由之耳。庶無瞋平。

且之氣而况近例以官評鄉評兩者軒輕其品可不慎與不穀之居鄉。硜硜如也不敢聞外事亦不欲聞外事况爭出潁陽又皆同類而不穀居常于兩君子一有通家意氣之雅一有宗族親戚之誼夫孰敢置脣吻于其間乎不穀長日烏几中不問浮世事又竊嘆世人百年之生露電也百年之事業爭場也不爭其大者切者而區區為一布裙馳逐于巖風頰仰于官府則反成里門光怪又况其改節之婦為飛鳶腐鼠者乎諸仁丈試謂不穀此貌言乎不穀耻為貌言久矣因覆謝而緩頰有此固知騎虎之勢不可以異言告然而讀來札亦不能不以告幸毋曰迂遠而不諳于事情也

覆乾肖

君美叙言稱知已辱台丈錫以名書手之
則雙重裨刻光怪大作深荷十朋之益不
虛數月之待鏡心當如之何昨豈敢忘佳
辰以丈命勤且懃遂爾闕如而使來更為
垂念投以瓊瑤拜腆貺毋乃愧疏節乎沈
歸德公執政中大雅君子不獨以其位高
也向讀崇雅約言謂常生不受慶為親友
者亦須一謁或小叙庶幾情誼相關亦以

見春秋又添一籌推此則至親者亦宜聞
問不然未親迎之前何密而既親迎之後
何疏是百年世講之誼祇供一二十年交
懽而情聯肺腑者直何異于陌上人也人
生治家提身洵在節約然易云甘節之吉
安節之亨至于苦節則云不可貞夫節之
苦也即謝絕應酬皆其類恐不可以貞矣
犬羊之羶搃難必成而藥裹纏人又不能

白蓮洲文選
卷之二
已于江漢游涼颺計當九月單騎過我話
心數日夫何必斤斤徵逐之套又何必作
常時賞費哉弟且懸心旌望之人自江夏
來宗伯開府今俱作古人而西自漢沔南
自彭蠡波濤一望無際天時世道何不愁
人唯有二三心知碧筩消夏而室邇人遐
則竟成閑愁耳覆謝不覺纒纒多言唯心
炤之

何克家

足下翩然作者之林即鉛槧自雄者尤為
稱難矧得此于諸生中洵所謂將壇包羅
之武而執圃兼弁之長也誠歆豔焉從來
古人由困而亨以佳公子而困踣視白屋
亦相信蓀若乃抽思入風雲掇篇驚神鬼
道通之謂達又何必五花馬千金裘而後
為泰如以為泰今之泰然者不亦多乎讀

來賦章自是不朽盛事願足下益努力諸
毋論已三年一別聲臭久同即未平原飲
而江水悠悠殊有無涯之思更辱瓊玖儼
然走百里而臨之足下引誼渥矣不穀溟
滓不諧馳驅便欲長此丘壑而炎涼世途
竟作寶刀裁水之狀然靜言思之與其出
也猶之乎處也出而渾渾毋補于明時也
則猶不若處而嘿嘿苟全乎性命也兩者
交戰迄無中決足下高明胡不正言示之
乎率爾覆謝直布腹心何當促膝盡譚臨
楮戀戀

與友人論地理

來札具譚地理豈其懲于七字龍乎夫謂
此道為茫無據者是未睹于易之俯察與
詩之卜洛也非也謂此道為秘密術者是
近代之哆名高覲利厚也亦非也不穀揔

角時偶遇一二別傳者登山則察脉察脉則荷鍾以驗乃知地自有理殆脉絡然遂爾徧攷羣書以暨兩徐撰述口誦而心維之已更兩大人襄事已歷諸名家瑩域已睹諸生氣殊常者孰不符于書抑孰能盡信書哉試舉其概一曰辨真贗乘其所來葬其所止審其所廢經之要渺也無非為花假辨又為真造化辨也凡繇百里數十

里以至入首三五里先辨過峽峽以子午卯酉出脉亦以子午卯酉作穴此一真也任是五行巒頭任是六秀天星任是多年荒蕪必有窩鉗乳突形穴此又一真也或支或壠或平洋或高峰必隨地以察微茫分合此又一真也大都如人類然淺露者多女子小人而苞蓄者則名公鉅卿富美難闕此中有心目未可盡向痴人前說夢

也。玉髓經云：真龍藏倖怪穴，奇形在智者。嘿解造化之妙，若巧若奇。夫地則何常，奇且怪哉。二曰辨穴土。穴土者，融冲和之氣，僅數尺地耳。不論支壠，不論平洋高山，只此週遭二十四步，或方或員，或深或淺，皆與本山土色獨殊，皆可掘發以證余所見。有紫色而間白點，宛如檳榔者，有白色而堅潤如粉者，此平洋與平岡也。有黃有白

有如糕髓間生草鬚者，此高山也。固非盡為五土四備，然此土之外，山則磊塊砂礫，平洋平岡則皆燥濕常土。視此懸殊矣。辨土色即可定淺深，辨穴土即可定山向。不論陰來陽來，有土則有生氣，有生氣則無泉蟻。若待瑩成觀，凹風蒼苔而知有水，觀脫脉遠近而知有泥，觀闢煞與孤露而知有蟻，抑已晚矣。恒言有真龍必有真穴，必

有真土必有真砂水其言雖俚實為不易
之論今之世能幾識其真耶若乃十六字
二十字諸倒杖法與細闕邊有邊無或正
或仄千言萬語摠為詳辨一真匪恣舌鋒
簞簪已也若乃分金透地四山八卦載在
天機素書甚詳是或一道也然余觀羅經
即二十八盤無能大越三尺外以分三百
六十零半度自不能無差而况執之測地
謂不以毫釐謬千里者甚矣若乃水法十
三家與青囊玄空與大小中神是或一道
也然小水逆大水微審收山出煞自是定
法必銖銖論向論山論生論尅反為自相
矛盾矣若乃檢時日稽尅應通書所載甚
繁是或一道也然

皇祖初編即繼曆竊以曆合通書皆吉者
洪範五行足以補山補向者經緯制化無

復干犯生命者即可勇于從事亦不必礙
房分以久拋露矣以上皆不穀身親酌諸
至理似人人可以得親之安厝亦人人可
以免市心之歛弄繇博而約繇涉歷而妙
解皆譚諦非誑語也猶憶植齋先生云人
之生多者百年詒厥子孫卜吉則子姓且
昌以數百年其所詒孰多又及見有力之
家或以貨利或以智術凡可致謀者無不
竭蹶以從而竟不一得吉彼貧而無謀者
反以意外得之乃知此道半在天半在人
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彼陰謀貪嶮道家
所不載者則晦翁所稱地理天理兩不相
違之謂與足下決計後更詳以教我

白蓮泝文選之八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給事中門人伍文煥選

侄孫程際綦校

啓

謝王相國代

鰲極高擎八表之清寧未賴龍門宏啓九
卿之楷範方新詎意疏材忽塵華貫引彙

白蓮泝文選

白蓮洲如選入唐
深慙乎泰茹感知竊効于豫鳴恭惟相公
閣下道貫三才望隆八柱身依日月振二
百歲之禮樂文章手幹乾坤統億兆人之
英雄豪傑調和玉燭訛訛喻喻謝雌黃鞏
固金甌濟濟鎗鎗摠忠赤顧邇年軒內而
輕外乃人情避冷以趨暄豈知賢路清夷
皇家有如天之網且今化紘振飭明世無
擇地之材如某者跼躄駘駘動多盤踖蕭

疎朽木跡更迤邐數載江干睇盼長安日
遠半生郡國徘徊雲漢天高矧地重留都
洵虎踞龍蟠之勝而曹分邦土尤五材百
度之程誤辱提衡猥荷

簡命敢不策驪黃而希驥期無負于三事
九列之勤勞篋岬峽以為山願少酬乎
聖君賢相之知遇敬儻俚語用展謝私

謝吏科許都諫代

白蓮洲文選
卷八
瑣闥冠清班，幹千載明良之運。準繩端畫省，懸一時人物之衡。羣喆繇此奮庸，疏材詎為超躐。敢因公典，聊攄謝忱。恭惟門下東甌，碣石天府。元珍夜月，想鳴珂邁景仁。十九疏之激烈，晴窓檢封事。推伯兩八百章之忠貞，助贊。

廟謨猶崇讓德，調停國是不羨榮名。春靄龍門百職具，瞻金鎖鑰風高鳳闕。九霄咸頌玉壺冰，如某者學慙窵，蔡洵跼蹐之轅駒。識謝剴裁諒蕭疎之朽木，駐檐帷于江國。虛為節鉞重臣望。

袞冕于雲霄分已，風塵老吏豈期驟陟。荷聖明采及非葑寔，藉提衡辱品題得。依日月顧陪京勝地起，部繁曹必程五材而信度。方來百工以考成，敢不勤駑駘于鞭箠。期無負蕩蕩平平之皇路，連茅茹以提攜。

庶少酬麟麟炳炳之華班

謝吏部蔡左堂代

水鏡風清萬國慶冠裳之會銓衡霜肅九
霄榮鸞鷟之班詎意迂資忽塵華貴佩誼
已深于世講感知猶切乎提衡恭惟閣下
一代偉人三朝名世龍溪夙學儼美于西
山九葉之賢良麟閣元勳挺盛于皇家百
年之豪傑陶鎔庶寀咸看聖囿鸞鳳芥藻

人倫並屬藥籠參朮况茲留都之地望霄
漢以趨滄且為邦土之司陪卿曹而馳騫
如某者材誠謏拙誤辱知逢跡本孤疎謬
叅法從勤渠三十載牛馬走已拚雲山煙
澤之思撫綏千萬家尤悔身敢望

聖主賢臣之遇盖唯青霄結綬遂轂接乎
風雲白首論交乃肩摩于朝署敢不淬勵
愫心勉圖王國策長途于駑駘用徵仲父

白蓮
之明連泰彙以茅茹庶副山公之雅敬裁
獻語聊答鴻慈

謝都察院李正堂代

綱紀肅乾坤萬國仰法星之熠燿權衡懸
日月千官荷水鑑之品題謬玷清班深慙
朽質雅佩同袍之義敢忘知己之恩恭惟
臺下三朝碩德一代宗工凜大節于四知
允矣關西清白悟真詮以獨造卓哉河上

冲虛春靄龍門躍玉班
映睹真材隨水鏡
風高烏府飛鐵簡
具瞻長劔倚崆峒
矧國步艱
躋賴老成而鎮定
且人言噂喅須耆
舊以剗裁如某者
元元本本愨之實
修躋蹠涼涼更多
疏節迤邐牛馬走
敢晞雲龍風虎之
奇遭黔亥蠖螻材
安溷杞梓榷楠之
妙選半生郡國祗
矚隘匱于層霄幾
載江干遂辱甄收
于起部盖唯知深
魚貫締

彈冠結綬之交誼重雁旸應拔茅連茹之
會顧陪京重地邦土繁司信百度以考成
辨五材而奏績敢不勤鞭箠于駑質期無
負于仲父之明唯冀覺懵憤以夷途用少
酌乎山公之雅

兩司請莊中丞

玉宇瑞光熹千載缺明良嘉遇金飈清思
爽九重榮節鉞長征洵豪傑之見知寔僚

友之望幸籲天稱慶手額為懽仰惟召虎
熙時夔龍聖世綜覈憲兩河之度文章蔚
百代之宗畫省香清想鳴珂于五夜薇垣
花藹借前箸于多艱材名高與斗山齊蚤
歲鵝湖先敷化品格夙為

宮闕重此時星渚藉經綸紫駟警道而百
度惟貞黃鉞宣猷而諸司咸飭蓋御史大
夫漢室爵居輔弼而中丞峻秩本朝人辟

旌旄者也其等學本康瓠謬隨鷓侶政惟
溟滓幸倚鴻苞不能力繫金柅聊以濁醪
成河酌所冀風生玉屑且將豪舉責驪駒
光照臨川之筆縱不忘知舊何如八座欵
譚親氣凌少室之樽即薄有肴核尤勝三
台霄漢望忻炎蒸會披殿閣之涼藉夙駕
時垂綈袍之戀曷任寅恭敢先申瀆

壽內閣張相公代

天啓泰交萬國際春明之景日高晉錫上
公協嶽降之期令辰與令節而並逢古今
希邁初度合初春而胥慶朝野同懽恭惟
閣下道貫三才望隆八柱文為經而武為
緯調玉燭于東征西伐之時默成象而語
成交輦金甌于茅拔茹連之會高擎鰲極
釐正人心獨宰鴻謨裁成國是維茲元日
園寰寓于同春更際昌辰叶上台之華誕

白蓮洲文選
矧幾年噂喑披龍鱗祗為

春宮出震迺此日剗裁弘燕翼寔皆元老
扶乾蓋天祐國家首生碩輔而勲高宗社
化洽春臺誠四海之快瞻而千官之仰頌
者也其猥慙襪線之材謬荷紀綱之寄春
風桃李幸獲邇于宮墻秋水芙蓉寔仰藉
于陶鑄載青陽而効祝彭蠡流聲望紫極
以馳呼匡廬峙祐所願壽

君壽國以壽材賢五百年名世奏乾坤不
老之年宜民宜人而宜申重八千歲為春
衍日月無疆之慶

謝邊少薇薦

名碩泰交際千古明良之會元勲晉錫懸
一時人物之衡唯俊乂乃載旼書詎菲葑
亦孱推譽省躬增愧佩德滋深恭惟道貫
三才望隆八柱葆真修于井絡羅數百年

之禮樂文章弘大孝于坤維軼億萬人之
英雄豪傑風高

北闕三事九列頌洪猷春鶯南州彭蠡匡
廬留勝蹟洵矣清朝冠冕允哉天府塗刑
迺者

大君有命簡重任于司空元老劬時躍清
班于起部爰諮屬吏慎舉人材炳炳麟麟
江國悉裁于水鏡雍雍濟濟多官咸照以

冰壺詎辱表章謬被誦劣風塵數載自惟

驪黃牝牡之儔藻鑑一朝遂荷雲龍風虎

之遇材慙郢匠寧運神斤識謝卞和敢懷

楚璞况書生閣宵窵譚莫効籌畫迺王事

倥傯當宁多圖經濟是惟春田大冶朽株

幸借吹噓蓋亦天授洪鑪品彙盡歸陶鑄

敢不策駑駘而晞驥期敦正直忠厚之謨

簣岬峽以為山願効德業文章之詰睠裁

白蓮洲文選卷之九
獻語申謝鴻慈言不宣心物難盡志

啓按院

鍊簡肅朝常百誓風稜高北極繡衣宣化
紘九重澍澤徧南天凡此省翹皆為望幸
矧千世誼尤切瞻依仰惟金和玉栗鳳采
麟馭赤水探玄珠筆灑九天風雨中流標
碣石聲蜚三戟門墻河陽封內奏循良蚤
見屏星紀異閭闔門中瞻衮冕先班烏府

駁勛駉馬避長安誰不艷一家霍法曜清
白垂系塗人皆期累葉幾公卿迺天眷篳
路藍縷之邦遂

帝寄節鉞蒼靈之命不逾時而材駿成書
豫誠江干武備甫匝歲而巡行具遍共驚
聖代畸馭東南吳楚固相親父老兒童皆
有慶如某匪類蚤附世盟明月過瀟湘但
覺清光盈綠野陽和迴江漢敢將衰朽附

白蓮洲文選卷八
青雲摠衣而聞當世之務固所願也卻步
而闕執法之堦寔是有惴焉是塵只尺之書
用抒愚賤之情簞食壺漿竊擬橫比于士
女野芹冬曝唯鑒炤不恠菲葑臨啓曷勝
悚仄

壽撫院

天相元勳萬里寄蒸黎之命嶽生申甫九
秋叶華誕之祥顙聲響震南天簡書飛來

非闕榮施世講薄効兒觥恭惟振代夔龍
勛時召虎兩弘循績棠陰直並岱輿高數
奏封章勁節遙凌薇省上迺筆筵藍樓之
邦有厚幸遂旌旄黃鉞之錫得名良飭三
湘精神難老綏七澤氣色常春幾篇鄭俠
繪圖半浸半枯之生活真壽考滿腹范公
兵甲允文允武之經略揔遐齡訝徹楚江
秋何遜南臺之什辰逢菊花節宜釀北斗

之漿况天啓

聖聰特簡老成司鼎鉉惟品高當世首被
新命佐雲霄凡此省翹咸切華封之祝如
某愚賤猶深絳縣之懷所願八千歲為春
秋億萬年有助業台光照寰寓覆露永暨
蓬門箕福斂人天恩波益深瀚海宜民宜
人宜社稷乾坤多不老之年壽
君壽國壽材取日月紀無疆之算

謝唐縣惠舟

材非涉世敵抄濟川自分轅下之駒敢冀
波中之適祗緣卜吉于水鄉遂爾興思乎
畫舫立譚片語心契神留集匠鳩材千勞
萬費頓令陪尾小區快覩舳艫盛美清風
明月恍疑壬戌之秋巨浪洪濤堪解石尤
之纜以傳戚里咸稱厚誼無雙以示子孫
皆頌高情不朽况當車馬遠計長安乃念

迂疎竟煩羣役愧天困英雄把釣滄江莫
試北溟之大祗心藏功德凝眸豚犬願畝
結草之私感激此衷筆楮難布暮春之際
別致謝言

王怙雲由提學陞浙督糧

仰惟東海鳳麟南天柱礎紫薇陪侍從彩
毫先占上林春滄海燿經綸洪業兩扶中
葉運迺天眷筆筭謫監樓之域遂

帝分節鉞赤紱之司澤洽瀟湘黔首已颺
銅鍠曲敷弘岳麓子衿載誦玉壺冰蒐材
而天網張萬樹桃花遜色振鐸則風猷遠
一時棫樸傳聲寧直江漢澄清更聽陽春
酬唱牛耳握盟江蒞澧蘭千古調帟文翹
采商彝周鼎五雲勛詎晉高牙再升東越
豈頃歲海氛滋欲藉雄飛敷八面抑勞臣
風鐸振且驅遠馭禮三高如某者煙澤陳

人風埃賤吏祇林臥雪敢闕臯夔稷卨之
班執圃瞻雲幸接曹劉陶謝之轍譚心甲
夜恍然帝子顧隆中附誼通家宛在春風
流座下愧子姓皆犬羊之鞞何當青入盼
睐迺先公本木石之居遂得先生俎豆千
秋覆幬腸一日而九迴萬種生成誓百年
以必報傳聞金鵲印願隨父老子弟攀轅
只尺武昌樓聊對黃鶴白雲御李所冀大

邦底定

天聰漸回豪杰英雄懸日月豈卻步于人
歿天青之秋驂騶鵬鸚鵡幹乾坤寧馬蹟于
錢穀刑名之寄瞻望有辰佩鏡何極芹私
直家食之常薄言申瀆銘刻在溪毛之外
幸鑒寅恭

許仰亭叅知

仰唯人寰碣石聖世鳳麟水鏡照羣材方

雅山公凜譽清白表各屬經猷譙國颺聲
一片冰心在玉壺秀凝彭蠡幾載霜威持
繡斧勛奏湖湘當

國家多難之秋正元老秉衡之日螭頭鳴
珮端必結于

主知馬首向秦暫且副乎人望烽火漸張
借范老甲兵寧為關中轉餉胡笳浸迫倚
萊公鎖鑰殆將塞上揚鞭某煙藪陳人夢

濱下走西吳行役識非海嶠燃犀肺石受
成命自珠巔慕弋枕泉漱石甘羅雀以衡
門傾蓋投絲屣迴車于賤里一飯不敢忘
德數年且在戴天君子道亨喜泰運拔茅
連茹之盛名臣用顯睹豐功游麟翔鳳之
邦聊具蕪詞少申鄙悃

請董中丞

天眷詰宗黃鉞紫駟游錦里

帝思良弼商彝周鼎起雲霄前席有辰賜
環可待賦驪駒而動色藉岐路以稱觴仰
唯台臺天中柱礎冀北驂騶執擅伐山萬
斛珠璣流素穎明闕藏海千門荆棘掃玄
丘武為緯文為經瀚海轉輸相國金之和
玉之粟湖湘推重龍圖政寄九疑之生忽
瀟三至之謗人心有清議誰能蔽日以浮
雲洪伐在南天自此燁光而貫斗况高堂
瑞鶻斑斕節鉞慶雙椿惠裔祥呈玉樹芝
蘭環八座洵明時之希邁寧近代之奇榮
某本散材蚤荷頻盼念此犬羊之鞞懷千
百年莫報恩私竊成桃李之蹊先億萬人
得荷知遇若有夙因便申仰對是卜月之
某日擁帚篳門僭攀都騎滕稍不剪敢期
繡斧賁花溪菜甲可拾唯冀歲星光草舍
瓊瑤何以報也洄酌竊有似焉率致敷音

白蓮沙文選

白蓮沙文選

仰希鴻顧

白蓮泚文選之九

三一子雲夢程德良著

吏部郎門人劉應奇選

舉人門人羅元德校

祭文

祭余觀察代表衷中丞

國家大事唯虜與河虜情差馴河工孔多
公居河干倚藉匪輕需以日月玄圭告成

白蓮泚文選之九

詎期災沴溷施監司天不為憇公及崦嵫
憶公疇昔實懋聲洪西臺執法人避桓驤
一行外補再晉叅知悠悠駁歷崇顛為期
豈其弗偶波彼繁苛詘而僉臬遂爾逶迤
嗟乎彭殤天定富貴世緣久者旋觚速者
轉圜胡公之遇率罹陽九已伸而詘不速
而久計公登第二十餘年剛畀是任壽胡
弗延人孰無疾公疾以疫人孰無死公死
以暑嗟乎公之數竒大都若茲予得函問
不覺涕泗旬日之前旅見予庭石畫有緒
部斗如熒旬日之後計公云亾焦鹿為夢
大地飛霜桂漿薄醮素情心具陳幻影倏往
誰無愴神公有靈爽散而必疑如其歸徠
予言是承

祭孫封君代

維歲在戊子明封修撰孫翁訃于家先是

乙酉之役不佞王世揚從長君後共事浙東迨使兩河而長君猶及握別依依然石契蓋附翁通家誼焉訃音南來為翁雪涕至是始得束牲芻蒨往唁而誄楚辭以哀之曰繫求莫之陰隲兮將皇輿之是京羗化紘之襍糅兮俾勛于駿英肇靈修而引武兮爰懿鑠于所生溘淼茫之遠源兮匪澎湃夫沍滄彼叅蒼之楨榦兮良甲萌

于奮欽諒物理之自然兮何恍惚于斯人鳩貝區之粹精兮駕延陵以儷芳高儒冠之岌岌兮長惠佩之將將闕遺經之闐闐兮漱羣絜之琳琅矯菌桂以紉蕙兮貫薜荔之落葉集留萋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既侘傺于所遇兮寔滋蘭之九畹倬弱冠而登壇兮揭旗鼓于中天驅海濤以萬言兮邁騷裏而誰先燃太乙之杖藜兮校

白蓮洲文選卷之九

天祿之羣編譚虎觀而容與兮。躍玉笋之首班。洵良弼其帝賚兮。且先業之有光。徵積慶之允餘兮。眇鸞誥于焜煌。承天寵之頻頻兮。溘眷顧之有加。洵康寧之攸好兮。受介福于未涯。胡陽九之奇阨兮。迺取詰之是仇也。俄遂及于難兮。來斯世之夷猶也。紛鶴怨而鳳哀兮。空瀛島之沈寥。悲藻行而追令。矐兮。白日忽其不消。彼行惻且

同然兮。况通家之締好。重雙淚之盈波兮。仰高漢而長悼。傷連蜷之顧復兮。賦招魂其如忉。紀帛曰。江左有人。誕喆宗兮。詎豐其行。靳于壽兮。豈為天游。莫可返兮。有子表章。知弗朽兮。荃而自惟。惻弗惻兮。

祭詹學院代

維歲在癸巳中夏月。養貞詹公訃于家。先時公持繡斧視學畿內。會有繼太夫人

白蓮洲文選卷之九
之喪且歸里門。今僅五十有奇耳。乃爾竟不祿也。不佞陳某將行部于撫。聞而潸潸然。雪涕者久之。爰束牲芻。賦楚辭。遣官往奠焉。辭曰：緊鰲谿之粹精兮，寔孕靈于斯文。毓名閥之詰良兮，紛後先其玉繩。儂三王而駕七曾兮，更有宋而我明。荃獨步其塗型兮，紉揭車而珮涇。蘅漱六秭之芳潤兮，葆百氏之清芬。既梯榮于始進兮，裁宛

陵以神君。羗譽問之琳琅兮，迺晉召于西臺。飛白簡之英英兮，願碎首乎玉階。察衆好于輓近兮，謝朱紱之方來。摧權奸之跋扈兮，連泰茹而施培。迺江左之靡靡兮，迨末流而益東。遭天王之聖明兮，遂御命而乘駟。匪士顛于斌斌兮，慨月露之徒工。方歎遺纍而支遁得精兮，索玄珠于驪龍王國。多士兮，質勝而野。載駕載馳兮，于彼陶

治雖鷓鴣之林立兮靡不執有事也乃文學之司直兮洵遭逢之猶奇也蕙帷冷兮大化虛盈儼然衰經兮入孝乎親念國家之靡盬兮恨未遵夫奪情矧春秋其康且迪兮期稅駕于社稷之臣胡彼蒼之生材兮弗豐其壽當炎蒸之孔熾兮遽返其真懷正直兮思哲人山斗頽兮湮典刑我心傷悲兮瞻連帳酌桂漿兮酌修文據些歌不見兮泪涕零

祭梁中丞霖宇

天厚國家必有瓌韜之士兼文武之長以勩勩勩以安社稷即癸未榜幾四百人矣而疇拜之以紀唯梅公生任焉火赤之紀與今楚異則梁公任焉西夏西虜之後躬冒

石矢懋乃丕績可以為難矣然經略甫畢
羣醜帖如未有若楚異當漂石之水挾載
鬼之車偶沙中之語忌投鼠之器而且魚
虎環于樽前金戈起于牖下一張一弛羣
得而闕眉睫焉得請不得請久之滋熒惑
焉以此欲懷永圖則尤難之難者公于是
時勤心焦思出虎入豹動于九天潛于九
淵皮相于公者祇習公之寬而不知有容

乃有濟祇習公之厚而不知視之如嬰兒
可與赴深谿假以歲月易諸匄臆令反側
子自安迺知韓公必自有說奈何歲在龍
蛇公生既歿而梁公亦復奪之速也於乎
運際式微元氣漸薄災眚自天化綱弗振
不必然之慮是非煙澤所能逆睹藉令不
幸言而中誰其借頗牧于殊代而識龍鳳
于水鏡哉此閔室之女所為獨憂而洛陽

白蓮洲文選卷之九
之生所為太息不足繼之以痛哭者也雖
然余觀瓊海在東南天末豪傑之生編摩
如文莊敷歷如公後先相望世所辟易今
更百年而文莊之編摩新膺表章足示不
朽矣有如晉公所為解焚棘計長筴者能
靳異數不為我公表章乎夫生也有涯而
令名無涯公其猶存矣

己丑禱雨文

維神以玉符金簡而司一方之保障維余
以牙冠鍊簡而司一方之蒸靈其授于
帝命者均也神所不能理者而余代其罰
余所不及厝者而神贊其成其較于入理
者切也迺者恒暘為厲爍石流金屏翳浮
而不舒豐隆隱而不鳴阿香末覩其蜚幟
玄冥奚有于浸淫遂使地無瀦澤日有飈
塵羸夫弱婦祗僵仆于郊圻而龐眉卬角

相枕籍于癘疫歲歲麥秋若渴奈何苗而不秀
磬磬斗粟如珠卿得充彼饗殮雖連章請賑
未能紓涸轍之鮒魚而多方採藥尤難劑待哺
之林林嗟夫皇天豈不好生睠茲民瘼誰為涕
淋豈汴俗靡靡兮禁江湖以示戒抑孝婦含冤
兮迺鬱結之上行將余之人早未解兮致災疹
之薰灼抑庶官之黜喪政燬兮來狠暑之結成
嗟夫下

民愚兮帝亦垂憫余懣懣累誓兮從茲內省
胡旱魃之倍增兮終風且暴旦夕其無子
遺兮將欲上天而訴灼爛之慘奈皇天不
為余立梯磴兮徽纏衷赤謹陳詞而致奠
兮托神之靈達于帝庭余不能繪鄭俠之圖
兮又不敢為風伯之訟唯求莫其鑒觀兮願陰
帝其踏騰驅鐵騎千山合兮挽銀河一夜傾
慰滿三

自道洲文選卷之九
農望兮，俾焦燎其更生。嗟乎！民倚于余，余倚于神，民之急矣。神其來歆。

祭黃母

維歲在戊戌，明勅封黃母。訃于家，越己亥二月，其年家子推官程某，以調官之燕，始得束牲芻，即儀牀哭之。而為之詞，言焉曰：語有之，不知其母視其子，伯母壺德貞懿，天錫難老，不穀即逐隊長安，而寔未及一

拜堂下，母之淑聖，則于母之長公守吾郡。子郡者，闕之母長公為郡，雅憐乳獨露禱，惟慤若象，伯母之仁，揮霍簿號，鉅細必親。若象，伯母之勤，披眦肝膽，語無慝情。若象，伯母之誠，脫有翫骸之屬，自躍于治，而長公或告于廟，或矢于天，不佞有母，年富八十，春秋而旦，莫兢兢唯愬，一黍不合尺度，以為吾母罰，而吾敢不虔于執事，鬼責之。

謂何又豈唯童叟是負不穀于斯知非吾
黃母何以有黃次公戊戌之後一二怨家
蜚語中公然有司之實自播口碑政引領
公燁起為母張以副地方士民之心而奈
何母之即世不祿也雖然浮沉者遇詘申
者時不恣恣者愛民之心不泯泯者懷親
之真且母春秋高而有子金章依日月之
光眎措大殆何如也連蟻有知當亦解頤

巴東哀舟子

維萬曆癸未重慶理官舫由三峽經巴東
邑尹以小艇從焉將抵巫山則一艇覆于
波蓋隨吏書舟者稍前余半里行詢其舟
子則因假寐艇中偶逆峽風與艇并覆之
矣余聞而潛然慙然乃探行笈得零星金
附巴東之後還唁于舟子之家而為之哀
些曰爾胡為而生一夢而生些爾胡為而

白蓮洲文選卷之九
死一夢而死些。余賦招魂爾魂奚止些。魂
乎歸徠爾欲上九天兮。爾舟既覆若弁髦
于蒙首些。爾欲下九淵兮。煙波溟滓爾將
焉依些。爾欲東西南北兮。四顧嶢巖若戈
若矛。若爾重園些。覓乎歸徠。生以艇居。死
以艇隨。乘風而流。泊爾之華門。庶幾髣髴
親爾父母。遇爾妻子些。嗚呼。生寄死歸。概
閻浮皆夢寐些。藉爾非後。自公家游蟻飛
鴉些。一病日斜。駕彼鬼車些。東門之墓。如
恒河沙些。余雖有詞。誰為爾諱。爾魂有知。
尚其諒今之咨嗟些。

馬湖名宦御史公祠告文

維萬曆甲申春正月辛卯。重慶推官侄孫
程某。往後自公。得展謁我。

伯祖易齋府君名宦之祠。先時馬湖劉太
府。郝亞府。吳司理。及文學三先生業已丹

聖新之小子其顧瞻上下愴然如見乃醜
牲醮醴拜而奠焉因手自為文以告曰於
宰士生明時梯榮用世所以酬主綏民匪
為名高也然而已所豎立渺不可見徵驗
斯民若合左券苟其官有負于國有負于
民則居其地者相與咨嗟而唾罵之比其
後也子孫亦不敢從而祖禰之何恣恣也
苟其官有裨于國有裨于民則居其地者

相與嘒慕而尸祝之比其後也子孫亦與
有榮藉焉何烈烈也唯我府君忠厚正直
秉自性生蚤歲御史謇諤有聲詘而為守
數年去國邊氓祠之春秋不輟於宰我府
君能使彈文落姦邪之膽而不能使其身
久于金門能使百代之人心頌開剗之功
而不能使其官不留滯于邊郡然而居則
鄉賢出則名宦國史有記甘棠有祠若我

府君者亦庶幾烈烈者哉余小子某初試
為理家學弗類雖禋身蒞衆旦夕兢業恐
先公是辱而能懣從事勞怨是肩如石碌
碌於^乎我府君有靈百其相之

人生作賈事獨對神吐露其真者是果
電目炤之抑獨知難自欺若平旦之氣
存也讀告廟文真品溢如不獨為先世
榮已

哭長侄式勛文

痛哉吾勛乃為年僅僅若此乎吾子視諸
同姓無不愛而視勛尤若偏愛今乃已矣
乎勛生平性最凝重無一枝詞行最馴飭
無一厲顏是仁壽之拍也而乃斲于年乎
勛自進學始以迄廩餼凡幾校執皆得第
一人而乃以逢掖終乎勛自文學以兼方
技妙解象局亦擅第一人而乃不解養生

主乎痛哉吾哭吾侄吾為祖宗所未就業
將賴表章吾為牛馬走所未竟功將賴恢
拓吾為同姓學却鄆步將賴繩削而今都
付之無何有矣即此泪血即此斷腸其誰
諒願况之悲而開卜商之明俾侄得作還
魂作再生耶雖然潮泉之水三溢三醮漏
洑之泉百竭百盈消息盈虛地且弗違而
况于斯人所幸有子瑋材卓犖不羣有子
績學懸解殊倫異日者足為張楚足為儒
珍或者天道有知還堅冰以陽春於乎痛
哉吾侄自慙于崦嵫毋重蹙乎長夜之顰
顧况泣子詩令司冥者悽慘俾其再生
此文非鍊人石心讀之有不淒淒飛霜
霰邪祗恐復有再生郎矣

戶
選
文
選
一
天
六



